

歷史教學

7

曹甫敬
三七一六

1954

五十年來中國人民是怎樣為民主憲法而鬥爭的
日內瓦會議與我國國際地位的鞏固

論英吉利民族的形成
譯文
張克（一）

柯斯明斯基著
論英吉利民族的形成

作者與讀者

張黎初譯（七）

答賈氏三書
評賈氏三書

張了（一三）
賈蘭坡（一七）

明代手工業的發展
教學參考

李光璧（二二）

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

來新夏（二七）
黃潛（三三）

試擬『高級小學歷史課本第三冊』課時教學計劃（續二）

馮昌（三六）

對於高中世界近代史「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一章教材的體會和處理教學的意見

教東（三六）

對於「高級小學歷史課本教學參考資料」（五年級第二學期用）
評

周乾達（四〇）

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會

傅振倫（四二）

「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會」簡介

傅振倫（四二）

（1）土生的廟宇是否是現時北京故宮中所陳列的「日晷」呢？

（2）古代之匈奴是否即為哈薩克族之祖先？

（3）關於敦煌、雲崗兩石窟的壁畫是畫在石壁上還是畫在土壁上？壁畫的內容包括那幾方面？

（4）西藏的政教合一政體應如何認識？今大的政治是否仍具原來的特點？今日西藏解放政權實質應如何認識？其發展前途應作如何結語？

（5）何謂羅馬的「八月時代」？

（6）在初三外國歷史課本中英國革命一節，蘇格蘭暴動（中略）詳細情況如何？

（7）高中歷史課本「蘇聯現代史」中記載「蘇聯答應三十四國的邀請加入國聯」，而「世界外交史」則為「國聯三十個會員國致電蘇聯政府，蘇聯接受了三十個國家的邀請

（8）元代費尼塞河上游的吉爾吉斯族因何移往中亞？

（9）漢武帝征匈奴一事（中略）究竟那一說對？

中國歷史參考圖片（一）
（圖版頁）

歷史教學

•月刊•

一九五四年

七月號

總第四十三期

1954年7月7日出版

編輯者 歷史教學月刊編委會

出版者 歷史教學月刊社

天津和平路317號 電話二·〇九二四

發行者 天津郵局

地址：和平路242號 電話二·一〇九七

（本市及全國各地郵局、郵
（政代理處、郵工均可代訂）

印刷者 天津印刷廠

歷史教學訂閱辦法

1 本刊訂為月刊，每月一日出版，實價二千八百元。

2 本刊三月三期實價八千四百元，半年六期實價一萬六千八百元，全年十二期實價三萬三千六百元。

3 本刊發售價格變動或特大號加價時原訂戶不受價格漲落影響。

4 訂閱本刊平寄郵費免收，掛號每期另加掛號費。
本期實印數 1—38,260

評 賈 氏 三 書

張 了

中國猿人——河套人——山頂洞人
賈蘭坡著 龍門聯合書局出版

【編者按】張了同志的意見和賈蘭坡同志的回答，本月爲了節省篇幅曾經作了摘錄重點的工作。

解放後由於學習社會發展史的需要，大家都希望得到一些有關人類發展的好書，以我個人所接觸到的來說，賈氏三書比較出色，但可惜還有缺點，不能不提出來和大家商討。

一、關於人類起源問題

著者對人類起源，抱着單元論的觀點。儘管用着一元論的名詞，內容還是單元論的。因此他贊成中亞高原是「人類發源之基地」，他說由地質變遷上說，中亞高原是一片「低凹的森林區域，氣候相當溫潤」，適合原始人的居住。

著者說約當漸新統時（二千萬年前），也有人估計在一千五百萬或四千萬年前，中亞高原的南面開始上升，經過中新統，上新統乃至更新統，仍然繼續上升，成爲現在的喜馬拉雅山系。「這條東西延長的大山脈好像一個堵牆，恰恰擋住了海洋氣候的流通使印度洋的溫潤氣流不能藉着風力傳送到喜馬拉雅山的北面」，於是「中亞高原的氣候變爲乾燥，使樹木逐漸減少」，「人類……被迫走到地面上來……爲了生存不得不和自然環境作鬥爭」（「中國猿人」十三至十四頁），這是一。

「魏敦瑞認爲現代人種在中國猿人以前就分了枝……這種說法難使人滿意。因爲最明顯的一個道理，就是在中國猿人以前，彼此已分了枝，各自向前發展，則現在全世界所有的現生人種，彼此不會如此相像」。我認爲這是以前人所說的，現代人類彼此的分歧是在尼安德特人時期以後，比較可靠。」

綜合著者意見是這樣的：

一、古猿原住中亞高原

二、爪哇猿人……中國猿人是由中亞古猿進化而來；他們又是現代人類的共同祖先。

三、尼人和河套人應該是同一系統的人；現代人類自他們之後開始分枝，如山克羅馬努人向白種人方向發展，山頂洞人向蒙古種人方向發展……等等。

這套理論和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元論完全不同。馬克思主義者認爲世界人類不是發生在一地，而是在具備一定條件的多數地方發生，只是由猿到人的轉化，過程是同一的。賈氏稱主張人類在中國猿人以前就分了枝的魏敦瑞等人的意見爲多元論，自己認爲一元論。其實賈氏是披着一元論外衣的單元論者。賈先生認爲人類分枝不能太早，太早了「現生人種彼此間不會如此相像」，好像現生人種的相像必須同源一祖才有可能。馬克思主義者認爲人類以及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受一般規律支配的，在相同的條件下，所經歷的道路也就會一樣。關於人類的起源，當然也沒有例外。艾思奇先生在分析「猿在什麼條件下進化爲人類」時說猿進化爲人類的條件有二：一、手和腳由於樹上生活的應用不同，開始有了分化，就是說手和腳開始成爲兩種用途各別的器官。

二、冰河到來，由於樹木的凋謝，樹上生活發生困難，不能不逐漸到地面上來找食物。

具備了第一個條件的類人猿，不管他住在哪個地方，只要遇到第二個條件，就有可能進化成人類。而他向人類轉化，也必須着一定的條件，決不可能一群自管一群的轉化爲「互不相像」的各色種屬的生物。他們必然

是循着這樣的道路發展的：

一、首先鍛鍊了手腳，使手腳更加個別發展，成爲兩樣功用不同的器官。

二、手經過不斷勞動的鍛鍊，必然成爲原始的勞動工具，自此開始製造工具。

三、語言是交際的工具，在勞動活動中交際存在和需要的時候，語言發生了。斯大林敎導着說：有聲語言在人類歷史上是幫助人們從動物界劃分出來、結合成社會、發展自己的思維、組織社會生產、與自然力量作勝利鬥爭並達到我們今天所有進步的力量之一。見斯大林所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和羅姆捷夫「蘇聯語言學的馬列主義基礎」。

四、無可避免地發現了火的功用，以後又知道熟食。

五、由於冰河到來，植物食料缺乏，他們學會吃動物食料。知道熟食後（也由於勞動生活的日趨複雜）身體和智力的發展逐漸達到完善。

這樣的發展乃是一種必然，不管他們是否同一祖先的後代，都會自然的朝同一方向——同一歷史道路前進。這是毋庸置疑的。

人類發源的基地，在事實上不可能只有一處。爲了解釋現生人種的相互近似，我出人類單元發展爲理由，是一種違反科學真理的企圖。

能够進化爲人的類人猿確實只有一種。蘇聯的古列夫在「人類是怎樣成長的」一書中寫道：

「我們敢斷言在許多化石類人猿中變爲人類的只有一種。其次我們要知道人類誕生只有在某種條件下方可實現，……」（該書七七頁）

另外，尼科爾斯基在「原始社會史」一書中也作同樣的說明。他說：「蘇維埃人類學認爲人類起源的唯一正確學說，是認人類不是由許多種來源（多元的）而是由一種來源（一元的）亦即山古時最高等的類人猿產生的。」

但是認爲人類是由某一種類人猿進化而來的，並不意味着這種類人猿必須居住在一個基地上，再由這基地分散到世界各地，以保證世界人種的統一性。相反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爲人類祖先廣泛地生活在數萬方里的地面上。格洛莫夫在「幾百萬年前地球上發生什麼」一書第七十頁上說人化

的過程是在亞洲的南部及非洲大部分區域完成的，可能連南歐，包括蘇聯領土如中亞和外高加索在內。

對格洛莫夫的話我們還應該補充一句。整個，或者幾乎整個的中國也都具有適於人化過程的條件，這是許多科學家所承認的。但是居住在這樣的廣大的區域裏的某一種高等類人猿却不如賈先生所想像的保持着血統上的統一。尼科爾斯基在前書六三頁上寫道：

「舊石器時期的人類勞動是生產量很低的，流浪在比較不甚大的地區內的各個人群處於長時期的孤獨狀態，致使各個社會之間不能發生任何生產聯繫、任何交換關係。」

這種長時期的孤獨狀態，絲毫沒有妨礙世界人種的相似。從猿到人是在一般規律的支配下進化成的，人之必然互相近似正由於此，何必要找奇怪的理由去說明呢？

只有經過了漫長的許多萬年的歲月，人類生產力提高了，有了較大的生活能力，所生活的社會範圍才逐漸擴大。族外婚的出現，血統的混合，由氏族擴大到部落，部落擴大到部族，再擴大到民族。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中所指出的語言發展的路線，也應該是人類社會擴大方向的必然路線。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爲人類起初是統一的，後來才分散出去居住，恰恰相反，人類先是分散的，隨着工具的改善、生產力的提高，附近的不同氏族結成部落聯盟，後來更發展爲相同的民族。但這路線是曲折的，一個部落聯盟往往和別的聯盟合併了，後來又分出一部與其他的聯盟合併。沒有一個聯盟（民族也一樣）能保持純粹的血統。因此斯大林論民族不提血統這個條件。

所以，我認爲不必要用人類發源於同一基地的說法去解釋現生人種的相似。這一錯誤的產生主要是由於沒有很好的理解馬克思主義者關於人類以及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

二、中國猿人的年代問題

中國猿人的年代問題，到現在還沒有一個近似的說法。

劉咸在「中國猿人」（收於大公報「中國的世界第二」中）中說，大約生活在五十萬年至七十五萬年前；

林耀華在「從猿到人的研究」中說，大約生活在五十萬年至一百萬年

前；

賈祖璋在「從猿到人」中說，大約生活在三十萬年前；

裴文中在「中國史前時代分期表」中說，大約生活在四十萬年到六十萬年前；

賈先生同意裴文中的意見，但他作最慎重的估計，以周口店發掘的第一十三地點（最古化石地點）為根據，說是生活在五六十萬年前。

我覺得，要解決中國猿人的年代問題，不能單純根據地質年代來考察；必須多方面（如用火問題、化石堆積年代）的加以分析比較，才能妥當。

中國猿人洞穴的堆積，約四十餘公尺之厚。內上洞約三十公尺，依據堆積性質，分為十一層次，如此之厚的堆積和複雜的地層構造，非數千年或數萬年所能完成。根據發掘所得的知識已經知道，第十三地點和第十五地點，時間大約相距十五萬年以上之多。故我們可以決定，中國猿人洞穴的堆積，時間大約延到十五萬年以上。

同時，根據堆積性質的分析，我們可以進一步斷言，洞穴中的堆積應分成三個不同時代：

一、初期堆積，即第十一層。此層堆積開始，洞穴尚無人類居住。賈

蘭坡先生在該書第八四頁上曾指出：「似該堆積之下部文化遺物較少，當時曾為巨大的肉食類動物（如獵狗及熊等）所居住。」

因為下部堆積多為肉食類動物化石，「愈向上部，肉食類動物（

化石）愈少，而文化遺物則愈多。」

二、中期堆積，即下文化層。這一地層，由不規則的角礫岩構成，內

有薄灰層（燃燒遺物）。「下文化層的化石，多具特別性質，除

中國猿人遺骸外，尚有鬣狗、三門馬、梅氏犀、腫骨鹿、葛氏斑

鹿、斐氏轉角羚羊、象及駝鳥蛋皮等化石。」按這些動物的化石

，也發現於各地的更新統初期形成的地層中。

在下文化層之上（第七層），是約二公尺厚的深灰色鬆砂層。這層文

化遺物很少，化石中以野豬骨最多。

在這上面（第六層），有厚五公尺的角礫岩層，內有大石塊甚多，為

洞頂塌落造成。根據這一現象，我們可以相信，下文化層堆積完成後（即停止後），這個洞穴，有一個時期，沒有人類居住。

三、後期堆積，即上文化層。上文化層「幾全部為灰土」。厚度達底

部約七公尺。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作下面的假設：

一、周口店洞穴形成的初期，為許多獸類交互佔住。

二、第一次冰河到來，天氣漸漸寒冷，樹木逐漸稀少，某種類人猿被迫到地圖來生活。

四五（三三〇）為渡過漫長的寒冷時代，類人猿與獸類展開鬥爭，佔領周口店洞穴。這一洞穴，便成為中國猿人的住家。

第一次冰河時代，人類祖先發現了火。這個時代，他們初步的了解火的性質，學會火的使用。

第一間冰期（四十七萬五千年前至四十萬年前，據魏爾德，下同）的人類祖先，用火技術進一步提高。用火已比較經常。第一冰河時代及第一

間冰期初期的中國猿人，造成周口店洞穴的下文化層。由於那時他們雖然

會使用火，但對保存火種的知識，還很幼稚，會常常熄滅。所以構成下文化層的灰燼，不很顯著。

第二間冰期的中期或晚期，因氣候溫暖，猿人並不經常居住洞窟內。加以由於洞頂下崩，這個洞穴會一度無人居住，成為獸窟。

間冰期的氣候溫暖，可能較現代為炎熱。尼科爾斯基說：「溫暖時代猿人並無居住洞窟的必要。」所以上下文化層的間隔中斷，以這樣的理

由去解釋，說得通的。

三、在第二次冰河時代（四十萬年前至三十七萬五千年前），有一種

對用火更有經驗的中國猿人，重新佔領這個洞穴。他們造成上文化層的堆積。上文化層堆積的停止，和下文化層一樣，是洞頂的塌崩。

因此，我的結論是這樣：

一、中國猿人洞穴堆積的開始和停止年代，暫時無法確定。

二、中國猿人文化堆積——也即是他的生活年代，約自五十萬年前至三十萬年前。這個時代，一半在地質學的更新統初期，一半在更新統中期。而中國猿人代表性文化形成，是在後半，即四十萬年

前至三十萬年前。

我們再提出一些旁證：

一、地質年代往往不易肯定。比如更新統中期和晚期的地層，是黃土

架・遺落在尼人的材料上。

四、山頂洞人的年代問題

我認為山頂洞人的年代應該推晚許多。

堆積。黃土堆積厚的有幾百公尺・薄的只有數十公尺。同樣的地層，很難把它的初期、中期、晚期劃分清楚。比如河套人，賈先生把他歸於更新統的中期之末——至遲不能遲於二十萬年前；而舉先生，認為他的年代延到十五萬年前或八、九萬年前（見第四紀地質、冰川、人類化石及人類文化分期總表——一九四七年重擬者）。兩者的估計是有差異的。

二、既然認為人類起源不是單元的而是一元的，那我們必須說類人猿進到猿人的決定因素，在於冰期。只有冰河到來，人類祖先才下降地面、才鍛鍊手和腳、才製造工具、才發明火。中國猿人已有豐富的用火知識，已能很成功的管制火，他生活的年代，必不能在五六十萬年前的。

三、歐洲原始人類知道用火的，最早是尼安德特人，他生活在二十萬年前至十萬年前（也有估計五萬年前的）。在尼人之前，世界上還沒有發現人類祖先能用火的證據。人類起源既是一元的，必循相同規律前進。故尼人和中國猿人間年代距離不應太遠。太遠了自然會引起某些人（如法國的步勒H.Boule）懷疑中國猿人年代和用火的不相稱來。

三、關於河套人

河套人是舊石器時代中期的人，這是可以確定的。

河套人時代的文化作業（石器、骨器、火的遺跡）發現得並不少；而那個時代的動物化石，也發現有四五十種之多。所以對河套人的生活是可以推測出大體輪廓的。

唯一遺憾的是：河套人本身的化石，發現得太少，總共不過只有一枚牙齒。即便連上賈蘭坡先生研究決定的那三件肢骨，也少得可憐，和文化用品不成比例。

因此，對於河套人的研究，現在還只能當作一種開始。進一步的研究，應該等待地下的有計劃發掘材料的出現。

正是由於這樣，進行對河套人的單獨研究，現在是有特別的困難的。賈先生寫成這部書（河套人），主要還是依據歐洲的尼安德特人的許多材料的。所以，在某些方面，尼人的材料引用得還比河套人多些。主要的問

文明時代。中國猿人到河套人（尼人）這段時間約相當於蒙昧時代的中級階段。婚姻制度是雜交。堯舜禹時代屬於對偶婚階段，約相當於野蠻時代的初級階段的主要特徵是陶土術的出現。關於這個階段的歷史在我們中國現在還不能搞清楚。甘肅境內的彩陶文化，最古的齊家期不能超出六七千年前，它不是陶器最初期的東西。故野蠻時代初期階段尚有一段空白，要等待地下材料的出現來補上。

那末，山頂洞人（克人）應該是生活在這個空白時代的人了。

但是，這段時間很長，在十萬年或十萬年以上。他們究竟生活在初期至一萬餘年前。

、中期還是晚期呢？

這需要我們比較他們所創造的文化，近於後代還是近於其前代——河套人（尼人）了。

他們創造的文化，如山頂洞人的鑽孔技術，對裝飾品的製造，骨針的應用；如克人系統的洞窟藝術——壁畫和雕刻，弓箭的應用，魚叉的存在

和開始搭房屋；凡此等等，都顯示出他們已接近舊石器時代末期，離開河套人（尼人）年代已相當久遠了。

如果把他們生活的年代，推得太前，那末在他們以後（到新石器時代的一段空白時間上，文化創造就成為停滯狀態。

這是違反歷史發展的科學原理的。誰都得承認：猿人離開他們所處的蒙昧狀態，走向人類進化道路的歷史步伐，是加速度的。就是開始時很緩慢；爲了鍛鍊手和腳、爲了說出清楚的音節、爲了學會製造工具並逐步改善它，都必須經過極漫長的歲月，才能得到很細微的一點點進步。人類曾經用了幾十萬年的時間，才完成了上面所說的那些在我們今日看來似乎渺不足道的進步。

可是這種進步，終於是不斷的加快了速度：冰河到來植物食料缺乏之學會吃動物食料，火的發現以及知道熟食；及到以後，石器製造逐漸精良並多樣化。族外婚（亞血族群婚）——可能在山頂洞人時代或其稍前時期開始，在遺傳學上的作用——體質的改善等等和長期的勞動經驗的累積；這些都給發展速度不斷加快創造了條件和基礎。所以愈發展到後代，他們的進步速度就愈快。山頂洞人和克人的進步比河套人及尼人要快些；而山頂洞人和克人比其後代的人類——新石器稍前及新石器初期人類，却又顯得慢了。故在山頂洞人和克人之後，人類發展速度只有加快，絕對不會呈現停滯狀。

答 張 了 先 生

賈 蘭 坡

讀到張了先生對拙著的「中國猿人」、「河套人」和「山頂洞人」的書評，使我十分興奮。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不過張先生的評語，有些地方和事實不符，我還應當提出來和張先生商討。這三本書我是要修訂的，但是要修訂的地方，大部分並不是張先生所提出的。

張先生綜合了我的有關人類起源問題的意見是：

一、古猿原住中亞高原。
二、爪哇猿人……中國猿人是由中亞古猿進化而來，他們又是現代人類的共同祖先。（這一段綜合錯了。爪哇猿人和中國猿人應分別說明，我在原書的一三七頁中說道：「中國猿人與爪哇猿人之間的關係，最近由於中國猿人的研究已可判明，爪哇猿人是比中國猿人稍原始」。）

三、尼人和河套人應該是同一系統（類型）的人；現代人類自他們之後開始分枝；如由克羅馬努人向白種人方向發展，由山頂洞人向蒙古人方向發展……等等。

張先生綜合了我的上述意見予以評判說：「這套理論和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元論是完全不同。馬克思主義者認爲世界人類不是發生在一地，而是在具備一定條件的多處發生。只是由猿到人的轉化，過程是同一的。賈先生稱主張人類在中國猿人以前就分了枝的魏敦瑞等人意見爲『多元論』，而自己的意見爲『一元論』。其實賈氏是披着一元論外衣的單元論者。」

態。說山頂洞人是生活在十萬年以前，那無異是說他們以後——到新石器時代之間的八、九萬年時間，人類社會沒有什麼進步或只進步極微。違反了歷史進化的科學原理。

因此，我們有足夠理由可以相信，山頂洞人生活的年代，不能超過維母冰期——第四次冰期，也即人類歷史上最末一次冰期以前。而且他們的文化創造，主要還應該在冰期以後的現代（地質學上的現代）——兩萬五千年前至一萬餘年前。只有在冰河時代以後，人類才能憑藉較良好的生活環境，創造出較高度的文化來。

「人類發源的基地，在事實上，不可能只有一處。爲了解釋現生人種的相互近似，找出人類單元發展爲理由，是一種違反科學真理的企圖」。

由評語中可以看出，張先生是主張人類發源地是多處的，不可能只有一處。如果認爲是一處，就是違反科學真理。

我們看看偉大的革命導師恩格斯是怎樣說的呢？他在「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一文裏曾說道：「……大概在現已沉到了印度洋的一片大陸上，生活着一種特別高度發展的類人猿。遠爾文曾經把我們的這些祖先大致描寫給我們……」。●恩格斯雖然沒有說中亞高原，而是說「沉到了印度洋的一片大陸上」，但並不像張先生那樣認爲是多處發生的。

格洛莫夫在他著作的「人類史前的地球」一書中說道：「亞洲發現了中國猿人這件事，是極富有科學興趣的。看來亞洲南部似乎可以算做我們那些像猿的祖先在無數千年中變人的區域」。●格洛莫夫是指向亞洲南部，也和張先生的說法相反。

誰都承認恩格斯的理論：「勞動就是一個強使猿類變成人類的刺激素」。但是自覺的勞動不會憑空出現的，更不是我們遠祖——古猿，有意識的打算將來變爲人而就去勞動。最初，有意識的勞動自古猿發生是受了當時的自然條件影響——當時的自然條件是使猿發生自覺勞動的因素。

這種強使猿發生自覺勞動的因素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歐洲的冰川；一種就是中亞的地殼變動。

實在來說，真正人類誕生的搖籃究竟在地球的那個角落裏，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解決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需到人類祖先或類人猿化石的發現地去尋找。

古生物學家已告訴我們，人猿的共同祖先可能是森林古猿，牠們的遺骸會發現在歐洲、非洲和亞洲等地。亞洲的森林古猿是在印度北部西建立克地方發現的。牠遺留下的骨骼，由構造上可以看出來是具有類人猿和人類共同性質的。同時科學家們也告訴了我們，在中亞地方由於造山運動關係，給古猿開闢了由勞動獲得生活資料的大門。

張了同志認為「人類發源的基地，在事實上，不可能只有一處」，恐怕是將艾思奇先生分析的「猿在什麼條件下進化為人類」的第二條說法：

「冰河到來，由於樹木的凋謝，樹上生活發生困難，不能不逐漸到地面上來尋找食物」的原意誤解了。不錯，由猿轉變為人最初必須達到自然條件的影響，可是這種自然條件的說法不一，艾思奇先生所說的是其中的一個。

至於張先生在文中又說：「賈氏稱主張人類在中國猿人以前就分了枝的魏敦瑞等人的意見為『多元論』，自己的意見為『一元論』，其實賈氏是披着一元論外衣的單元論者。」

我們且看看先進的蘇聯學者的說法如何呢？

尼科爾斯基教授在他著作的《原始社會史》一書中說道：「蘇維埃人類學認為關於人類起源的唯一正確學說，是認為人類不是由許多來源『多元論』，而是由一種來源『一元論』」，亦即由古時最高等的類人猿產生的。原始社會史開宗明義第一章也證明人類的統一性。只有仇視人類種族主義，才提出人類係由許多來源的荒謬理論，以證明各種人種不平等的命題的正確。事實上，種族的差異既與語言無關，也與文化無關，而且也並不會決定人類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①我希望張先生對多元論和一元論，還有所謂之「單元論」給個定義，這樣使我的學習更能深入。

普黎西茨基在他著作的「人類是怎樣產生和發展的」一書中說道：

當「原人們」（指尼安德特人）廣大地散居到地球上各地以來，直到現在，已經有好幾萬年過去了。在全部這個悠長的時期中，各個人類的集團親自遭

受到地球各地帶所有的各種不同的自然條件的影響，例如太陽光線、溫度、空氣中的濕氣和食料等等的影響。這也正說明了為什麼那些在不同的地理區域中獲得身體面貌上各不相同的人們轉變成了特殊的種類，也就是所謂人種。這也是大家所知道的尼格羅人（黑種人）、蒙古人（黃種人）和歐洲人（白種人）。這三大人種中間又因細微的差異而再分成更小的集團，或叫做人類學上的類型」。^②

尼科爾斯基的說法足以看出蘇維埃人類學認為關於人類起源的唯一正確學說，是認為人類不是由許多種來源，同時由普黎西茨基的說法也可以看出，人類的分歧是在「原人」以後的事，因為他曾說：「當原人們廣大地散居到地球上各地以來……各個人類的集團親自遭受到……各種不同的自然條件影響……變成了特殊的種類」。

張先生認為人類發源基地，在事實上，不可能只有一處。那麼張先生所認為的許多處，都是那裏呢？我之所以說人類發源於中亞是依靠了某些科學基礎，然而張先生的理論是依靠了什麼呢？

至於我所說的由古猿形成人以來各階段的人類具有一定關係，也是有一定科學基礎的，比如中國猿人有枕間骨、勺形門齒、下頷骨有瘤狀隆凸、頭頂有矢狀脊等性質，在若干現代人中也可以見到。

我們再看看尼安德特人和現代人的關係如何呢？體質人類學已經告訴了我們，尼安德特人的若干徵狀都是介於中國猿人和現代人之間的。

蘇聯考古學家吉謝列夫在一九五〇年來我國講學會說道：「……由於血緣關係的變遷，內安德塔爾人（尼安德特人）的體質便迅速地進化為現代人的體格。根據蘇聯考古學這點的發現，便可以推翻資產階級古人類學者的反達爾文的理論，他們冀圖根據內安德塔爾人與真人平行發展這種似是而非的論據，來強調現代人確實是不變質的這種說法。」^③

不但是先進的蘇聯人類學者是這樣的認定，有少數的資產階級的學者也有這樣看法，認為現在人的血液裏不能免除尼安德特人的那一份。可是張先生拋棄了這種說法而認為：「……不管他們是否同一祖先的後代，都會自然朝同一方向——同一歷史道路前進。」這種認識就已將自己導入「多元論」的泥淖裏了。

張先生在評語中說：「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祖先廣泛的生活在數萬方里的地面上……我們還應該補充一句。整個，或者幾乎整個的中國也

都具有過於人化過程的條件……」假如張先生要按地區面積來說，那我在「中國猿人」一書中所說的中亞高原，恐怕比張先生所說的還要大一些。由「中國猿人」第十六頁所附的分佈圖就可以看出來，不知張先生作何理解。

張先生在評語中說：「所以，我認為不必要用人類發源於同一基地的說法去解釋現生人種的相像，這一錯誤的產生主要是由於沒有很好的理解馬克思主義者關於人類以及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這恐怕是張先生將原義給前後倒置了。人類的相像和人類發源的基地，不能混為一談。根本我就是分別來說明的，我所說的人類發源地是在中亞高原，是根據了中亞高原的地質現象；說明人類的彼此關係是根據了某些體質上的類似徵狀。我對馬列主義的學習不够，那是肯定的。但是並沒有在馬列主義的著作中，看到像張先生所說：「不管他們是否同一祖先的後代，都會自然的朝同一方向——同一歷史道路前進。」的那樣說法。相反的，馬列主義的著作告訴我們：在自然界中，沒有絲毫不發生變化的東西，因此也沒有絕對相同的事物、重演的現象和事件。只有人類和現代的類人猿經歷了數千萬年的期間，在不同的條件下和在不同的方向中所進化而造成的結果。在這個悠長的時期中，人類和類人猿間的關係愈離愈遠。同時在整個自然界中也發生了變化。

比如說現代人類是由古代類人猿演變來的，就是由於現代人類襲得了古代類人猿許多徵狀一直保留到今天，說到現代人類和類人猿同是古猿的後裔，也是因為彼此保存有某些共同點。學者們早已指出：猩猩和人的共同點有五十多處，大猩猩和人的共同點有九十多處，黑猩猩和人的共同點約有百處。能製造石頭工具的猿人，比起現代人來具有更多得多的類人猿的性質。到了尼安德特人由於不斷勞動的結果，不但外貌上更有了進一步的改變，越來越像現代人，石頭工具也有顯著的改善。如何能說現代人的相像和血緣無關呢？

※

※

※

一九五四年七月號

所以估計大約有五、六十萬年。先進的蘇聯科學家，有人也估計了和此相近的數字。比如格洛莫夫在他著作的「人類史前的地球」一書中說：「它就經過了爪哇猿人和中國猿人的階段，在這個發展的階段上，人類祖先已經成為人了，或者說更正確點，已經變成猿人了。這樣說來，人類社會最古的歷史是開始於距今五十多萬年以前的」。

張先生在評語中會這樣的認為：

「同時，根據堆積性質的分析，我們可以進一步斷言，洞穴中的堆積應分成三個不同時代：一、初期堆積，即第十一層。……二、中期堆積，即下文化層……在下文化層之上，是約二公尺厚的深灰色鬆砂層。……三、後期堆積，即上文化層。……」。

張先生根據上面的分析，作出下面的假設：

「一、周口店洞穴形成的初期，為許多獸類交互佔住。二、第一次冰河到來，天氣漸漸寒冷，樹木逐漸稀少，某種類人猿被迫到地面來生活。每次冰河時代長達兩萬五千年。為了渡過漫長的寒冷時代，類人猿向獸類展開鬥爭，佔領周口店洞穴。這一洞穴，便成為中國猿人的住家」。

假如張先生這種假設能實現的話，在周口店地方就可以解決全部從猿到人的問題，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可惜就是找不出那樣多的證據，張先生的假想就變為空想了。中國猿人產地堆積由上至下，由化石的性質觀察，可以說是相同的，始終沒有越出更新世的範圍。不但動物化石沒有變，即由人類學也可以證明，中國猿人在體質構造上也沒有變。比如在底層會發現了許多動物化石，其中並以靈長為最多，同時還發現了很多靈長類化石，因之我們就可以認為洞的底部會有一個時期為食肉類動物所佔據（我們早已這樣的認爲了）。但所發現的動物一直到頂部仍保存，性質是十分近似的。所以才證明中國猿人產地的堆積雖達三、四十公尺之厚，在地質年代上並沒有顯著的變化，仍屬同一時代的地層。中國猿人產地的堆積在地質時代上既是沒有變，依據什麼理由能將古猿和野獸鬥爭的畫面也搬到周口店來呢？恐怕張先生將從猿到人的過程看的太簡單、太短促了，像銀幕中的神話一樣在周口店放映了一場。張先生或者連類人猿和猿人的區別都沒有弄清楚，所以在評語中才會產生：「『類人猿』向獸類展開鬥爭，佔領了周口店洞穴。這一洞穴，便成為『中國猿人』的住家」的說法。

張先生說：「……第一冰河時代及第一間冰期初期的中國猿人造成周口店洞穴的下文化層。由於那時他們雖然會使用火，但對保存火種的知識還很幼稚，會常常熄滅，所以構成下文化層的灰燼，不很顯著。」

這樣的假設更是玄而又玄了。不知張先生所謂之第一冰河時代及第一間冰期初期的中國猿人造成周口店的下文化層是根據了什麼？據我們由發掘所得的知識恰和張先生的假設相反。第一，由下文化層裏所發現的動物化石都是具有溫暖習性的動物，幾全部地層中都為喜溫暖動物所佔據；第二，火的使用並不始自中國猿人，因為在比中國猿人產地稍古老的第十三地點裏，也發現了灰燼和燒骨。

張先生說：「第一闊冰期的中期或晚期，因氣候溫暖，猿人並不經常居住洞穴內，加以由於洞頂下崩，這個洞穴曾一度無人居住，成為獸窟。」

這假設也和事實相反。正如我在「中國猿人」一書的第八三至八四頁所說的那樣：「……除此兩個大文化層之外，石器尚在角礫岩中，作不規則的分佈，在下文化層以下的地層中，也發現過由人工打碎的石英和曾經用過的綠砂岩塊。在堆積上部的角礫岩中亦有文化遺物存在。……」事實證明了，中國猿人產地除第七層的鬆砂層外（這也只限於洞穴中部的南北裂隙附近），可以說上上下下都有文化遺物分佈着。

張先生說：「在第二次冰河時代，有一種對用火更有經驗的中國猿人，重新佔領這個洞穴，他們造成上文化層的堆積。上文化層堆積的停止和下文化層一樣，是洞頂的塌崩。」

我沒有絲毫的理由敢於接受張先生這套說法。因為它同樣和事實不符。因為由上文化層發現的動物化石是和其他層位同樣具有溫暖習性的動物。同時無論上下地層所發現的中國猿人根據人類學的研究同屬一種——中國猿人北京種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張先生說：「……在尼人之前，世界上還沒有發現人類祖先能用火的證據。人類起源既是一元的，必循相同規律前進，故尼人和中國猿人間年代距離不應太遠。太遠了自然會引起某些人（如法國的步勒）懷疑中國猿人年代和用火的不相稱來。」

無論什麼事，如果不以事實出發，而以非科學的態度對待科學都是錯誤的。我們如何能因為尼人之前，世界上還沒有發現人類祖先能用火的證

據，而就將中國猿人後移呢？事實就是事實，只要抓着真憑實據，又何必怕引起某些人的懷疑呢？老實的說，中國猿人不能和尼人放的很近，因為體質人類學、考古學和古脊椎動物學都不允許那樣作的。

※

※

※

※

關於拙著的「河套人」，張先生所給的評語不够具體。認為這本書主要是依據歐洲尼安德特人的許多材料，所以在某些方面，尼人的材料引用得比河套人多些。主要的骨架，還搭在尼人的材料上。

不錯，河套人化石只發現了一枚門齒，單憑這一點的可憐材料作更進一步的描述是十分困難的。所以關於人化石的論述在全書中所佔的比重並不多。至於說根據歐洲尼安德特人的許多材料，在比較研究上是允許的，對待一件人類化石，不但要橫比（即和同時代的人比），還要豎比（即和前後的人類比）。又況張先生在評語也會提到：「河套人時代的文化作品（石器、骨器、火的遺跡）發現得並不少；而那個時代的動物化石，也發現有四十五種之多。所以對於河套人的生活是可以推測出大體輪廓的。」呢？

※

※

※

※

對於地層的絕對年代問題，由於沒有利用新的方法，如螢光或 C^{14} 的分析，始終不能作無疑的肯定。過去雖然也是依據了實際材料（如冰磧層等）但終未能完全脫離估計的範疇。只求所得的數字接近合理罷了。

我過去將山頂洞人的年代放的新石器時代較遠，主要的原因，是根據了三方面的現象。第一，是人類化石，如男性老人的額骨低，眉骨弓發達，具有牛齒型 (*Naurodon Toots*) 的牙齒等等都是原始性質。我在原書的四十五頁會說：「總之山頂洞男性老人不但可以代表現代人類的原始型，同時更是蒙古人的原始型」；第二，關於文化的材料，由裝飾品來看，雖然製做的相當精緻，和歐洲相比，以穿孔的牙齒和骨管而論，由奧瑞納時期就有了。同時所發現的石器又明顯那樣的粗糙，所以才認為山頂洞的文化具有個別性質，與歐洲文化有地域上的區別；第三，山頂洞裏發現的動物化石中有洞穴靈狗、洞熊和互能鳥都是已絕滅之種，因此證明山頂洞的地層尚未超出更新世的範圍。

普黎西茨基著作的「人類是怎樣產生和發展的」一書中曾說道：「大約在十萬年到十五萬年以前，出現了尼安德特爾原人（尼安德特人）的後代們——就是現代型的人類，最早現代人類便叫作克羅馬尼原人（克羅馬努人）……」^①

格洛莫夫在他著作的「人類史前的地球」一書中會說道：「從大冰期的後半期起，也就是說距今至多七萬五千至五萬年的時候，又出現了一般所稱的『新人』，『有理性的人』——克羅馬尼原人。」^②

我很同意將山頂洞的時間後移，移到距現代約五萬年前後的時候，並且我也這樣的作了，在最近發表的東西裏面即可看出^③。但我不同意張先生的那樣移法，雖然張先生會說：「因此，我們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相信，

山頂洞人生活的年代，不能超過維母冰期——第四冰期，也即人類歷史上最末一次冰期以前。而且他們的文化創造，主要還應該在冰期以後現代（地質學上的現代）——兩萬五千年前至一萬餘年前。」雖然張先生認為有足够的理由，可是古脊椎動物學證明了還有絕種的動物，不能允許我們將山頂洞的時代放在地質學上的現代裏面。假如像張先生那樣放置，那麼中石器時代又放在那裏呢？如果認為山打製石器的新石器時代後期進到有了陶器和磨光的新石器時代是一蹴立就的事，那就顯然和事實相違背了。山打製石器到磨光石器，由沒有陶器到有陶器，（中間還有一個中石器時代），如何能說是停滯狀態呢？

◎：

- 諸葛斯著：從猿到人·曹葆華、于光遠譯·解放社一九五〇年五月三版，第三頁
● 格洛莫夫著：人類史前的地球·陳研平譯·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三年六月初版·第三五頁。
● 尼科爾斯基著：原始社會史·龐龍譯·作家書屋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初版·第五一頁

● 同註四第五〇至五一頁。

- 普黎西茨基著：人類是怎樣產生和發展的·畢黎譯·中華書局·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第一〇三頁
● 契謝列夫講演集·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編·一九五〇年九月初版·第六六至六七頁。

- 同註二第三七頁。
● 同註二第四〇頁。
● 裴文中、賈蘭坡著：勞動創造了人·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主編·一九五三年六月一版·及賈蘭坡：由中國猿人談到人類起源·生物學通報·一九五三年八月號。